喜临“窗口”观新景

骆飞

入伏的日月岛,异乎寻常的燥热。送走远道而来的朋友,没想到竟睡了一个舒服的好觉。真的好奇怪,是几天忙碌加兴奋累了?还是事情顺利大家满意一下子轻松了?还是……直到起来才发现,原来是夜里下了一场雨,凉快了。久旱逢甘霖,天随人愿,能不开心惬意?我急急推开窗,院里翠竹摇曳点头招手,花儿盛开笑脸相迎,连鸟儿也争着吱吱喳喳像有许多话要说。透过窗口看小景,如诗如画,有情有义。顿觉新风扑面,紫气东来,满满的甜蜜直灌心田。

就在几天前,夫人儿时好友同在一个部队大院长大的“炮小孩”要来射阳看我们,她们自打分别已经50多年未见面了,得知我们的信息,她便迫不及待要来日月岛。我们说,等我们回北京欢迎你们好好在北京玩玩。她却说,北京么,随时可以去,看你们老是日月岛长日月岛短的,就在日月岛相见吧。于是我们便认真地准备起来,吃在射阳,没问题。住哪里呢?我们一个酒店一个酒店看,去了射阳大酒店,射阳国际大酒店,千鹤湖大酒店,星禾湾国际大酒店,射阳文旅金陵嘉珑酒店,结果都不理想,总觉得缺少点什么。后来还是想到射阳迎宾馆,沿着红旗路,走过梧桐树,进了射阳迎宾馆,我们都觉得眼睛一亮,迎宾,迎宾,就这里了。

说起射阳迎宾馆,那不仅资历老,而且名字响亮,可以说就是射阳的一张名片,一个窗口。对于我来说,更有着特别的意义。

记得1969年新年过后不久,我曾来到这里,换上了军装,背起了背包,准备与家乡告别。那时候,这里不叫迎宾馆,是县政府的招待所,也是射阳唯一具有特殊色彩和特别意义的聚集地。我站在这里,心情特别复杂。1968年我报名参军,体检合格,但政审没有通过,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的家父还被当做“走资派”批斗。次年,再报名,因家父已被“解放”,我的地位也变了,不仅没问题,而且还因身体素质强、文化程度高,(其实我只是1966年射中高三毕业)政治条件好被挑选到北京卫戍区,去北京保卫首都,保卫毛主席。第一次离家还真是有点舍不得,从这里迈步登车,我将离开熟悉的天熟悉的地熟悉的人熟悉的一切,我甚至有点害怕。我使劲地瞪大眼睛,四处张望,射阳是我的家乡,这里就像打开的一个窗口,我透过很小的窗口看眼前的一切,一张张熟悉不熟悉的面孔,一排排大大小小的房子,还有一条条通往外头的路和路边一棵棵不大的树。我想把这些统统刻在心里。继而我又有点激动,我想象着明天,还有那个外面的世界,北京的磁场太强了,我恨不得马上登车离开射阳。这里是我起飞的地方!

一别数载。我提干后第一次回家探亲,没加考虑地一脚踏进了这里。这里变化不大,只是路边的树长高了些。我停留了大约半个小时便离开了。又过了许多年,再见面,这里变了,名字也改作“射阳迎宾馆”啦,房子多了,整齐了,人员多了,环境美了,场面大了,就连饭菜也变得更讲究更美味了。从此以后,我每次回家乡,都会来这里走走看看,好像看一位老朋友。

时间来到阔别家乡40年之久的2009年,我收到了一封邀请函,邀我参加第三届射阳丹顶鹤艺术节。我们南来北往的嘉宾一起住到了迎宾馆。在这里,听家乡的“父母官”介绍方方面面的发展变化,心里总情不自禁地涌起股股暖流;在这里,我们畅谈家乡的观后感,言语中总会流露出些许骄傲和自豪;在这里,我们品尝家乡的美味,一张菜单在手里放下又拿起,仿佛那一行行字也有滋有味;在这里,最后那天的告别宴,带着乡音的热情致辞连同充满智慧洒着文化的大餐,更让来自北上广等地颇见过些大世面的嘉宾们赞不绝口,以致一个多月后几位北京的朋友还同我聊起射阳迎宾馆的“别有用心”。特别是,在这里,我还和评书大师刘兰芳、著名作家梁晓声一起走上台,接受闪闪发光的“鹤乡文化大使”牌匾,那时,除了感动感激,还觉得沉甸甸的。射阳迎宾馆又一次成了我光荣负任的出发地。而在这里的每一天,我们似乎从这个小小的窗口看到了射阳儿女用勤劳的双手展开的迷人风景壮丽画卷,看到了与时俱进的射阳,追逐改革开放的巨浪立潮头敢拼搏的豪迈与坚强。

从此,我与射阳再也分不开。在北京,我参加振兴盐城咨询委员会的工作,为家乡发展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提点自以为有用的建议,特别是每次回家乡,都会有意无意有安排没安排地住到射阳迎宾馆,心里踏踏实实。

再以后,射阳变得更大更美了。我会被安排住到射阳大酒店,星禾湾国际大酒店,千鹤湖大酒店,但我总会不由自主地走到步行街,走到红旗路,走到射阳迎宾馆,看看这里的风景。

记得有一天,时任文联主席的徐必友要请我吃饭。我说,不用了,我喜欢清淡,也不喝酒。他说,吃饭是次要的,主要是给你介绍一些文学艺术方面的朋友,并且就安排在你喜欢的射阳迎宾馆。我二话没说,一个字:好!小厅温馨,家乡的作家,画家,书法家,摄影家,各路大家济济一堂,在“迎宾”,在接纳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让我不酒自醉,难以忘怀。

去年,疫情刚退,有朋友邀我们夫妇到迎宾馆参加聚会。我问,什么内容?答曰,杨增勤新书发布会。增勤和我是射中老同学,参军后他在部队文武双全,身先士卒,带出了先进单位优秀的兵,是我的好战友。这个聚会再“冒险”也得参加。在迎宾馆大厅,各方好友,老少亲朋,热热闹闹。大家手捧新书,边读边议,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增勤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本色不变,令人钦佩。我写了一副对联:“两袖清风走天下,一蓑烟雨任平生”向他表示祝贺,也表达我对他的敬意。我们在台上相拥,赢得一阵掌声。大厅洋溢着亲情友情,激荡着正气豪气。

也是去年,我入乡随俗,也请了一些“代表”到迎宾馆聚会。有师有徒,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我还特意让郭开国带来他刚出版的新书,人手一册。饭前读书,席间畅聊,把酒言欢,虽无流觞曲水,但也喜气盈盈,大俗大雅,亦为佳话。

如上种种,足见射阳迎宾馆已然成了文化交流的绝好场所,推开这扇窗,我看到了家乡八仙过海百花齐放的文艺春天。

说到这里,大家也许能理解我们为什么把尊贵的客人安排在射阳迎宾馆的道理了。记得那天我们到迎宾馆安排客人住宿,找总经理,说换人了。我这才知道,如今的射阳迎宾馆已由射阳县新亚餐饮集团接手管理。接待我的小侯告诉我,现在的迎宾馆规模和服务质量比以前都有提升,你尽管放心,你以前是嘉宾,现在同样是我们的嘉宾。我说,今天我是主人,客人来了,希望你们把他们当做嘉宾。我们的朋友到达当天,一进大门,就很开心。我们开玩笑说,这就像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过去来这里住的人都是有身份的人,现在放开了。我们就在宾馆里安排了晚餐,师傅用心做了几道地方特色的菜,很受欢迎。饭后我们就到院子里拍照,又看门前路旁曲折有致的梧桐,再出门过天桥,到步行街,边走边聊,走进时光隧道,在璀璨的灯光里不觉已走了一个多小时。住在迎宾馆,我们又去看了安徒生童话乐园,看了老城新区,又到盐城看了新四军纪念馆。可最让朋友念念不忘的还是她们下榻的射阳迎宾馆。用她们的话说,这个宾馆不仅名字响亮,还很有文化,也热心,温暖如家。

一窗一世界,一眼一人生。射阳迎宾馆虽说只是射阳的一个小小窗口,但透过它,我们看到了昨天,今天,还有明天。看到了美的画,真的情,大的爱,还有那充满活力奔腾向前的生活浪花!

花开灼灼映斗南

李志勇

早就听闻昆明斗南花卉交易市场的大名,只是无缘见识。前不久,应朋友之约去了一趟昆明,得空逛了逛斗南的花市。置身万千鲜花之间,我简直被惊得五体投地。

大厅里,百合、玫瑰、茉莉、满天星、水晶花、蝴蝶兰、郁金香……不胜枚举。这些鲜花,堆满成行排列的台柜,如一幅幅锦缎般铺开去,直至几乎目力难接的大厅尽头;又像一波又一波的潮水,从远处奔涌而来,激溅起的万千浪头呈现彩虹般的斑斓,夸耀着炫目的缤纷。这里几乎就是一个色彩的世界,让人眼花缭乱;更是一个芬芳的国度,让人心醉神迷。

在这花海里走动的人摩肩接踵。有穿着入时的年轻人,步履稳健的中年人,还有不少头上缀雪戴霜的老年人。过道上,总有人推着小车来回,上面挂满了鲜花编织的花冠花环。来到这里的姑娘常会买一顶花冠戴上,嫌不够的,还要买一个花环套在脖颈,再买一枝小花插在胸前的衣兜里。身上的花朵随步摇颤,不是要与花比美,而是要与花相映成趣。

花市的形成由来已久,而昆明这个大型花卉交易市场的形成,可以从它昔日的名字涵义里寻找。斗南旧时名字意为“向阳的坝子”,这样的地方适合种花,这里的人们也喜欢世代种花。实行土地承包后,种花规模不断扩大,加上花商云集,终成大器。

花市里慕名而来的省外游客较多。而卖花的,也不乏外省人。他们大多是经亲朋好友牵线,走上了这条谋生的路,当然,往往也少不了倾注其中的对鲜花的喜爱。小菊,这位卖花姑娘的名号,源自她主卖的花—雏菊。名号与主卖的花名同源,在这里是一个普遍而又有趣的现象。她身旁不远处那位只卖玫瑰的男子,说自己名叫“海洋之歌”(玫瑰花的一种)。小菊是四川成都人,她说自己永远记得六年前的生日——朋友们不约而同都给她送鲜花:灿黄的玫瑰、大红的康乃馨、雪白的满天星、还有蓝色的勿忘我,在小小的房间里被鲜花簇拥,也被幸福包围。那时一个梦开始在她心中打苞:那年她刚大学毕业不久,还供职于某高级宾馆,然她依然决定筹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来昆明卖花,既遭遇过山重水复,更邂逅了柳暗花明。和其他众多卖花人一样,如今小菊每天晚上都要在热闹的拥挤中去批发鲜花,然后连夜把多余的叶子剪掉,每拾支扎成一把,天亮搬上柜台。我看见她的手指被染成墨绿色,手掌也有划伤,但她始终微笑着。她说,要生意兴旺,就不能只顾追求利润,对老顾客,她常常会热情地加赠其一两支特别鲜美的花。她在自己柜台的鲜花丛中,安放了一块纸牌,上面写着: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屋里有花。

安徽女子阿花深谙插花艺术。她只要一拿起剪刀,咔嚓咔嚓,开合如慢捻琴弦。她说自己运气好,开张不久,就有人很郑重的来订购花束。晚上看昆明新闻,在一个特写镜头里,她认出来那束迎宾花就出自自己的手,别提多开心了。她说,卖花是一门艺术,买花也包含着学问。她会提醒来买花的年轻人,求爱应买花枝为单数的花束,而玫瑰象征爱情。她会关照顾客,看望病人,以买玉簪花为佳。这种花,一朵开得比一朵高,暗含祝病人日益健康的心意。

斗南百花竞放,把难以计数的尚美之心集合在一起。这里的花朵绚烂了多少房厦,浪漫了多少时光,联通了多少友谊,促成了多少爱情,祝福过多少婚姻,喜庆过多少盛典,谁也说不清楚。那天穿行在鲜花的波峰浪谷之中,看着,听着许多鲜花般的故事,备感生活似芝麻开花——节节高。手捧一束被精心修剪过的花束离开斗南时,有那么一瞬间,我真想转过身去,把手中的这束美丽的芬芳送给徜徉在花海里的邀我赴斗南见花、识花、赏花的朋友。

可是,我舍不得!

写给八月

江正

时光又到一年的八月天。虽还有些夏日的袭袭热浪,但在不经意间,就进入了秋天,“早晨立了秋,后晌凉飕飕”,一早一晚的感觉还真是很明显。

“立秋欲试鸣虫候,砚北先听蝈蝈声”,秋虫唧唧便如是,特别是晚间,那就是乡村八月最美的天籁声。进入八月,雨水渐多起来,像我的家乡,紧靠黄海边,往往见云就是雨,洒洒落落,连日不停不歇,浸润着被七月毒日刚刚烘烤过的大地,一下子就凉快了许多。倘能欣赏,更有老屋檐听雨,声声慢,声声入耳润心。撑伞踏上一条乡间小路,看雨轻敲路面,溅水如花,便有几分诗韵淡雅,几分神韵的神秘。天晴日,雨水洗过的天空,白云飘浮,洗过的大地,虽有零星落叶,但依然满目苍翠,天上人间,宛若仙境一般。

田家少闲月,八月人倍忙,人们的希望经过了春天的孕育,夏天的生长,已经褪去了重重青涩,一个连接忙碌与收获的时候就要开始了。八月的风掠过稻浪散发着阵阵稻香;阳光照射的果子开始露出泛着红晕的笑脸。望着这一派丰收的景象,任谁心情都会有喜悦,有无限的感慨。

其实八月的美也有它安闲与明澈的一面。它的安闲明澈,远胜过春天的浮躁喧腾。夏之末,秋之始,一种美丽在极度成熟蓊郁的林木间,怡然地拥有了万物。由那澄明万里的长空,到穗实累累的秋禾,都在这八月时节飘逸的衣襟下安详地找到了归宿。接着红叶、征雁、秋虫,一样一样地把天地人间点染上了含蓄淡雅的秋声秋韵……

我也非常喜欢在这八月天的明月夜里“温一壶月光下酒”,去自己和自己喝两盅。饮酒风情,各有不同,而我这时喜欢的就是独酌。独酌,享受的其实是一份生命的简单和纯粹。不必讲究“酒与肴”,在意的只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过程。有唐宋诗词佐酒当然是更好的。现在的人多讲究饮酒的格调,少讲诗酒了,岂知能把去年的月光温到今年才下酒,那才风趣,也是性灵呢。

我特喜欢在这不冷不热的八月天里静坐一隅,握杯慢品,展卷阅读,和着茶韵书香,将心灵深处那个自我慢慢地吐纳,然后将心情与感悟编织成一篇又一篇的自以为得意的美好的文字。

等待一个收获的八月,让生命感谢灿烂阳光,让梦想感谢和风细雨。不论怎样,一个满满收益的八月,就是一个充满勃勃生机的季节。

四季里的乡愁

吴杰明

夜,浓缩了思乡的情绪,酿成一杯浓浓的酒。伫立窗前,一口一口,醉了的是眼前繁华的世界,醒着的是内心那一方思念已久的故土。

春夜呢喃着一首古老的歌谣,少年的笛声悠扬着绿芽的情梦,牛背上颠簸着的是一支生命的歌谣。春风轻轻地把草坡弹成翠绿的旋律,心,宁静地贴着草坡,陶醉于夕阳下流动的情诗。绿树掩映,白墙青瓦,竹篱笆栅围住的是鸡鸣犬吠的喧闹与燕歌莲语的轻诉。鸽哨撑起春日的辉煌,鸟鸣校正犁铧的方向,执着的努力延续着先人的质朴的梦想。

夏日的足音,从透明的蝉翼里滑落,踏碎了天老地荒的梦幻;村口的小河,奋进的喧哗撞开黄昏的沉寂,拍打着少年奔腾的梦想。中流击水,无忧的笑语染浓了夏日美景;浪遏飞舟,无言的豪情穿越了时空的悸动。踏着心灵节拍,舞出人生风采,梦想家的曲调没有休止。没有“鸟雁满回塘”的惦念,更不必“鲈鱼堪脍”的感喟,最昂扬的激情在路上,最美好的憧憬在远方,流浪者的心田永远不会荒凉。

秋风里,炊烟漫开一片醉人的温柔,归雁啼来一声悠长的咏叹。抬眼望去,一茎茎楚楚摇曳的穗头,在天籁里舞动;一树树硕果累累的金橘,在艳阳下招摇。收割的弦音在田垄的巨琴上奏响,灿烂的金秋闪烁着成功的欢快。花开又花落,云卷又云舒,日新月异的茁壮成了渐行渐远的背影。谁说“心事当拿云”?却道“天凉好个秋”!中秋月明夜,慈母盼儿归,晨露暮霭中绵延向远方的“慈母手中线”,是“游子身上衣”。

冬日的田野,雪霁的黄昏,爬满青藤的矮墙,灯火阑珊的村落,有跨越时空的怀想像清凉的河水一样濡染了我胸中积久的块垒,那散不开的彤云,就是我忧悒的翅膀。牵牛的老农,踽踽而行,心中执念,化作迎风的热泪,涓涓潺潺,流淌在黝黑发亮、沟壑纵横的脸膛上。老农的脊背,山一样伟岸;久远的渴望,灼灼跳动。美丽乡村的蓝图,田园经济的发展是多少代人绮丽的愿景。我沉默了一冬的爱,是否已经有了开枝散叶的沃土?

故土的梦帆在我生命的风景线上愈去愈远,思念的声音终于瓣瓣绽开。郁郁乡情随岁月的流逝化成了一片辽远的海,而我是一只痴迷的鸽子,冬去春来,时时窥望。郁郁乡情,是梦是真,在天边矗立成一种诱惑,倥偬飘渺,梦般遥远,诗般美妙!

生态廊道显芳容　孙亚东　摄

绚丽的晚霞

高亚

午觉醒来,喝了一杯绿茶后,顿觉神清气爽。院子里的石榴树被太阳拉长了身影,从热浪中挣脱出来的翠绿枝叶开心地舞蹈着,鸟儿也一个劲地在绿波上蹦着、唱着。室外没那么热了,我走出小区,来到就近的公园散步。

处暑后的天气虽然还热,但风管闲事了,收汗、爽身。公园里已有不少人,有的在快走,有的在下棋,也有的围成一团吆五喝六在掼蛋。园中有个制高点,浓荫蔽日、幽深静谧,制高点上有个凉亭,我绕有兴致地向凉亭走去。

凉亭里坐着一位老者,戴着眼镜,一头白发梳理有型,显得精神、斯文。他手里捧着一本书,身边凳子上还放着一本书。我已走近亭子,他居然没有发现,当我要进亭子时,不慎被台阶绊了一下,发出的响声惊动了他,他抬起头,推了推眼镜。

“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我感到愧疚。

“没事。”老人笑容可掬。

“您在看书啊!”

“随便看看。”

我走近老人,凳子上的那本书是徐志摩的诗集《再别康桥》。

“您一定是位诗人。”

“谈不上诗人,仅是爱好而已。”

我们一问一答地聊起了天。

原来,老人今年已89岁高龄,但无论从气色、还是精神上看根本不像耄耋老人。他不但在老年大学学习诗歌、书法,还牵头成立一个“诗友会”,每星期天都要集中学习交流一次。他在等他的诗友们。

“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上学呀,在家喝喝茶、看看电视,享享福好了!”

“动动脑,人不老。只要身体好,学比不学好!”

老人思维敏捷、口齿伶俐,讲话脆崩崩的像在说快板、又像在诵诗文。听着他的话,我很感动,同时为自己的唐突难为情。望着他,我想到了前不久刚喝完他90寿辰酒的江正老师。

江正,是原县交通局的工会主席,也是射阳本土第一首民歌《射阳河畔好风光》的词作者。别看他只有初中文化,70年来却一直笔耕不辍,出版了8部240多万字的作品集。交通局有他任关工委主任时的办公室,卸任后,局里仍留给他用,他天天到办公室看书读报写文章。年岁大了,不会用电脑打字,他坚持爬格子,用笔在稿纸上写,然后拿到打印社打印整理成电子版后向媒体投稿。《射阳日报》副刊,基本上每期都能看到他的文章。不久前,他打电话问我加入省作家协会需要什么条件,有哪些程序。我被他的想法惊呆了,也被他坚持不懈的勤奋精神感动了。90岁的老人,不考虑如何享受生活、安度晚年,却要加入作家协会,继续辛苦劳作,怎不令人动容呢?我说,加入省作协,要参加培训学习,每年还有写作任务,您这么大年龄,就好好在家歇歇吧。他说,活到老学到老,人活着就要有目标、有追求,趁现在能跑能动的,为好日子、新时代多写点文章。

真是了不起的老人,简直要仰视了。

想起我国古代的一个故事:南宋诗人陆游,74岁开始学习书法。他在《学书》一诗中写道:“九月十九柿叶红,闭门学书人笑翁。世间谁许一钱直?窗底自用十年功。”表明了他晚年不怕被人讥笑,以极大的毅力和决心学习书法的精神。

著名艺术大师齐白石,85岁仍坚持作画。一次,他连画4幅,中午不休息,坚持又画一幅,并在画上题词:“昨日大风雨,心绪不宁,不曾作画。今朝制此补之,不叫一日闲过也。”

最美不过日初升,最灿不如黄昏景。每个人都有晚年,就和每天都有黄昏一样。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晚年,用什么样的心情看待黄昏,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态度和心境,每个人也都有权选择自己认为快乐幸福的形式。那些在迟暮之年,依然初心不改,坚持学习和创作的人,他们不但拥有一颗年轻的心,而且有着强烈的充实精神世界的愿望。

20多年后的我,但愿能有如此心境和精神。

我抬眼向西天望去,夕阳缓缓西沉,晚霞映红了天际,落入水面的霞光,波光粼粼,像无数颗钻石在闪烁……

晚霞如诗,绚丽多彩。

牵挂

许如亮

窗外的天空刚刚还明亮着,突然就阴暗下来,不一会就下起雨来,雨越下越大,大得就像是一桶水从天上浇下来,还伴随着狂风,狂风裹着雨水,冲击着大地,整幢楼似乎都在震动着。我的心也在震动。

在我们沿海平原上,这样大的雨就是暴雨了,暴雨要是下个不停,用不了半天,田上的庄稼就被淹了,乡下的人们就必须行动起来,开始排涝降水。平原上不怕雨,就怕风,特别是我们靠海的地方,风要是怒吼起来,一马平川,横扫大地,不牢固的房屋十有八九要被吹倒。

窗外的雨在下,风在吼,思绪回到了我在镇上的那个季节。那天中午我在宿舍睡午觉,睡得正香,突然办公室打来电话说,立即到会议室开会,我问什么事这么急,电话挂了。估计又急急忙忙通知他人了。

我立即赶到会议室,会议室已经来了很多人,还有下面来的村书记。我本来还有点怨气,一看连村书记都来了,估计有大事,无大事不开会。果然,镇里的书记在会上说,据天气预报通报,咱们这地方可能有极端天气产生,估计马上就到,要求大家提高警惕,全体出动立即下村带领村民们预防。

窗外明亮亮的,阳光直接从窗帘的缝隙间射进来。有几位同志朝窗外看看,一脸的疑惑,心想虚什么呢?这么好的天气,兴师动众,大惊小怪了吧。我也是一样的心情。

我分工联系三个村居,责任也大,自然不敢耽误,会一散,我就开车下村。对于抗旱排涝这些事,我的心里是有底的,下雨不怕,就怕陡倒。经过多少年的投资建设,田间的水利基础设施已经建起来了,只要不陡倒,问题不会太大,但是如果陡倒,往往能在一顿饭功夫,把农田全部淹没。

还没到村里,半边天已经黑下来了,露出半个脸的太阳一晃就没了,乌云铺满了整个天空,大地像是夜色。不好,暴雨要来了。我踩足了油门,加快了速度。

村里的电站都已经检修试运了,村里的同志说,一点问题没有,再大的雨也不怕。对村里干部的表态我非常满意,我也充满自信,因为在此之前,镇里开了大会不说,村里也各自开了防汛动员部署会,电站和圩堤都检查了一遍,什么地方损坏了,花再多的钱也要修起来。村里干部严阵以待,村民们也是临阵状态了。

尽管如此,我还有点担心,跟村里干部说,农田不担心,有的农户要撤离。我觉得这鬼天气要是来一阵风,有的农户不牢靠的房屋经不起风的折腾。因为过年把就会有风来破坏,村民们吃过风的苦头的。村里干部都被派去动员有关村民撤离了,我也不能闲着,去帮助五保老人张老太撤家。

张老太九十几了,一个人过,动员她去敬老院,她死活不肯,就住在一间低矮的砖瓦房里。那房屋可能是几十年前建的,算是村里最旧的一户了。

到了张老太家时,雨已经“哗啦啦”的下了。听说要叫她搬家,张老太手直摆,说已经搬过几次了,都是虚惊一场,搬来搬去的麻烦。

老太太老了,不知道外面的形势。我说不搬也要搬,不搬东西好歹先把人转移。于是我们把张老太搀上车,冒雨把张老太安置在另一户村民家里。一路上,张老太还叨个不停。

那次那场大雨下得特别厉害,一直下到晚上才停下来。雨停后,有村民们反映说,雨大不说,还有大风,有一阵风把路上碗口粗的槐树刮倒了。电站自然是不停的抽水排涝,村里干部又马不停蹄到各户去查看灾情,镇里在等着汇总灾情上报呢。

张老太的那间小屋算是不能再住了,一阵大风没有把屋子刮倒,但屋顶全部扑在屋内,村民们惊出一身冷汗,说要不是及时搬走,张老太就没了。我也是惊出一身冷汗,真是好险啊。

窗外的雨仍在下,风仍在吼,我在想着那些村那些户那些事,他们有没有受涝了,庄稼有没有受淹,房屋有没有受损……再想想,有点杞人忧天了,有基层的同志们在,一切都放心。